

王世棟選輯

新文學評論

新文化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

九年三月
十年四月
十一年五月
十二年六月
十三年七月
再版
四版
五版
六版

版權
所有

各省經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均有經售

新文學評論

精裝一冊實價壹元貳角
洋裝二冊實價柒角伍分

選輯者 王世棟

發行者 樊春霖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門瑞芳里

保定育德中學

天津新教育社

南京懷天書館

北京佩文齋

開封文化書社

開封工讀社

武昌共進書社

武昌時中書社

濟南教育書社

濟南齊魯書社

山西晉華書社

長沙文化書社

汕頭中華書局

廣東共和書局

重慶唯一書局

成都圖書公司

雲南新書社

潮州中華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蘇州振新書社

杭州開經堂

杭州古今書店

南昌點石齋

煙台教育書社

●今日中國之雜誌界 轉錄八年四月新潮一卷四號

雜家倫

西洋的定期出版品，或曰 *Re View*，或曰 *Monthly*，或曰 *Weekly* 種種。而以上幾種常用的名詞，以中並沒『雜』的意思，所以中國人學日本人把各種定期出版品都叫『雜誌』，是有點不妥當的。不過現在已經用慣了，我也不必另改。況且一個名詞的意思，隨着用處，也常有伸縮的餘地。我願讀者只當『雜誌』是一個名詞，作日報以外的『定期出版品』解，不照中國原有的字面解，那就對了。

我現在既然要來批評中國今日之雜誌界，實在有幾種困難。（一）中國近年來雜誌太多不能全看。（二）這班雜誌，忽生忽滅，不知上年出版的今年是否繼續出版。既然有這幾種困難，我就難於下筆。好在我們圖書館裏還有近年來的雜誌幾百種，重要的我都勉強翻過。我現在所批評的祇是其中有點勢力，可以代表一部分趨向的雜誌。有幾種明知他早已停版，但是他這種傾向，雖經還沒有消滅，所以也不妨提出來批評一番。

中國近來的雜誌，忽生忽滅，雖然很多，但是歸納攏來，也不過以下幾派：

(一)官僚派 這派大概都是政府的機關辦的，也有許多是地方公共機關辦的。其中所登載的，除命令之外，盡是無關重要的往來公文。其實這種東西，何得名爲雜誌，不過是官家的『檔案彙刻』罷了。我想官家的『檔案彙刻』也應該刻幾種重要檔案，纔合於給大衆看的宗旨。何以芝蔴大事的稿件，都要刻出來，難道是國家的錢多不過了嗎？內務公報、財政月刊都是這一類的東西。其中惟有農商公報一種，常有許多國外調查，同種植牧畜的方法，是很重要，很出色的，我想這類的雜誌，如果要不虛糜公款，應當極力改良。譬如教育部所出的教育公報裏，連篇累幅的畢業生名單，同學生改名字改年齡的公文，僅可盡數刪去。一面把各處視學所調查的各省教育情形，一律登出；一面請人將東西洋的新教育名著，多多的譯出來按期發表。（近來間或有之，但是少極了。）實行第一層有三種好處：（一）可以使國人知道國內教育的真象，能生出種種有益的研究；（二）可以使國人批評視學的調查真確與否；（三）可以使各省辦學的人，有點警誡。實行第二層可以灌輸許多新學說到中國來，以造成一種教育界的新空氣；因爲新學說的本身已經很有利益，受人歡迎的，一經教育

都提倡，更是容易推廣了。那不比以辦教育雜誌的責任委諸市僧，好得多嗎？（頃閱新到的教育公報已經改良多了；但是還可以改良。）這不過是舉出與我們最關切的教育公報做一個例罷。其餘也可以照這樣子因勢利導去改良。與中國官僚派的雜誌開一個新紀元，纔是辦法。（昨日接本年第一期浙江省教育會所辦的教育週報一份。其中本年宣言書有四條方針都是很重要的話。而其中第三條謂「本報憫國人之迷惑過深，痛舊染之還毒太甚，對於過去現在之惡習慣，當力加抨擊，詞之過激，所不避也。」等語，真是公辦雜誌中最有魄力。的話。我深望該報極力進取如其所期。）

（二）課藝派 這派的雜誌，現在最爲時髦。無論那個學校裏，都有一兩種這類的雜誌。這類的雜誌既然是學校裏的學生辦的，我自然也有種學生的同情，何敢求全責備呢？那知道我看來看去，總沒有遇着一本滿意的。每次翻開這類的雜誌來，都覺得有兩種最討厭的東西。一種是策論式的課藝，一種是無病而呻的詩。除了這兩種之外，大都空無所有。學校裏的當局，總以爲這是學校成績的表示；學生做稿子的人，也儼然以成績自居。我總想問他們這種

的課藝同詩，就是學問嗎？就是學校所欲表示的成績嗎？我翻起上海的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雜誌，一看，裏面說工業的，佔不到五分之一。連篇累幅的都是什麼大學中庸的序，題校園紅葉的詩，若是不看封面，我幾乎以為是一本國粹學報。難道這就是工業專門學校所應當表示的成績嗎？天津南開學校有一個校風，真是荒謬絕倫。裏面所做的課藝，都是什麼學於古訓，乃有獲我戰則克漢高祖封項伯斬丁公論的一類題目。一百十四期裏面，居然有位蒲留仙的函授弟子做了一篇靈仙大爲「狐仙」傳道。咳！我不料中國著名的教育家辦的學校，有這妙的成績。其餘也就可以類推了。我想提倡這種雜誌的學校當局，同做這類稿件的學生，應當有根本的覺悟，革面更心的去整頓。與其登這種頭腦不清的雜藝，不如請各位多譯些西洋長短篇關於科學關於常識的論文，與其登無病而呻的詩，不如請各位做幾篇開人智識，有補社會教育的演講。不無，我實在替紙張和印刷材料可惜。

(三) 雜亂派 這派大都毫無主張，毫無選擇，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無一不有。這派的名稱，學不勝學，最可以做代表的，就是商務印

書的東方雜誌。這個上下古今派的雜誌，忽而工業，忽而政評，忽而農商，忽而靈學，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你說他舊嗎？他又像新。你說他新嗎？他實在不配。民國二三年黃遠生先生在主持的時候，還好一點，現在我看了半天，真有莫名其妙的感想。這樣毫無主張，毫無特色，毫無統系的辦法，真可以說對於社會不書生一點影響，也不能盡一點灌輸新智識的責任。我誠心盼望主持這個雜誌的人，從速改變方針。須知人人可看，等於一人不看，無所不包，等於一無所包。我與社會上不必多有這樣不愧爲『雜』誌的雜誌。

(四)學理派 這派名實相符的很少，有許多是冒充的。我現在不問新舊，不問真假，把這類的雜誌，歸在一處，再分爲兩大數：一是腦筋渾沌的，一是腦筋清楚的。每類之中尙可分爲小式，待我說來：

A腦筋渾沌的 這類雜誌，名爲談學理，實在沒有清楚的腦筋，適當的方法，去研究學理的真相，只是渾渾沌沌的信口開河。這種統法，真是誤人不淺。大約可以分爲兩個小式：(一)是市儈式，(二)是守舊式。這班市儈式的雜誌，上面高扯學理的大旗，統實際而論，做

的人既對於學理無明確的觀念，又無研究的熱心，不過打空鑼鼓，以期多銷幾分。而且最討厭的莫過於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教育雜誌。這種雜誌裏面，雖然也有過蔣夢麟黃炎培兩君所著幾篇還樸實點的東西，其餘多半不堪問了。還有一位賈豐臻君專說空話。他做一篇歐戰後學生之覺悟說到要旨，祇是「其責任之重，重於千鈞，時期之急，急於燃眉；地位之苦，苦於嘗膽」的幾句話。又做了一篇教育宜保存國粹，說到歸根，祇是「名數中自有樂地，綱常外別無完人」兩句。諸位！這種話着一點邊際嗎？賈君提倡名教，請問名教的界說是什麼，是誰造的？說到綱常方面，難道賈君還相信「君爲臣綱，夫爲妻綱」一類的話嗎？聽說這位賈君還是江蘇第幾師範的校長，許多人還崇拜他做「中國當代的大教育家」呢！還有商務印書館的一種學生雜誌本是一種極不堪的課藝雜誌，然而也要幫着教育雜誌談談學理，論論職業教育。五卷十二期裏有一篇任職之第一年說，「講究社交之術，養成謙讓克己之德，以除學生習氣幻想惡弊。庶幾出而任事，有措施適宜，志得意滿之樂，得任用者之歡。」我真不解這是什麼話？說到學生有「習氣」我是絕對不承

「習氣」是惡社會污穢我們學生的名詞。社會以爲是我們學生的「習氣」，正是我們沒有與社會同化的「朝氣」出來任職，原是契約上的關係。至於要委曲求媚，「以得任用者之歡」，那豈不是娼妓行動嗎？辦雜誌的人可以用這種的話來教我們心地清白的青年嗎？其餘若婦女雜誌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真是人類的罪人，聽說有好幾處女學校還只許學生看這種雜誌呢！能之這種的謬處，指不勝指。這類的雜誌若不根本改良，真無存在的餘地。若說到守舊式的雜誌所談的學理，也有許多可笑的地方。這類的雜誌從前最出名的就是國粹學報，其中雖有不純粹的地方，但是有極少的幾篇，也還能整理出舊學的头緒來。等到後來什麼中國學報——洪憲學報——那就糟了。其中材料，既不能持舊學作有統系的研究，又不能在舊學內有所發明，古人的年譜同遺著，佔了極多的篇幅。我以爲前人若是有價值的東西，僅可印單行本，何必在雜誌上替死人刻文集呢？他們能道不知的雜誌的性質嗎？這種塚中枯骨的已往印刷品，我本來不願批評的，但是我前月還看見北京書坊裏有賣他的。社會上還有許多也學他的。所以我不得不乘便

說幾句，以備一格。

腦筋清楚的 我對於這觀的雜誌，非常佩服。他們的長處，就是少說空話。著者對於學問，多有明瞭的觀念，適當的解決。這類之中，作政論的，前有甲寅，後有太平洋。兩種的好處，都在能樸實說理，不用感情，而且能用批評的眼光，討論是非的真象。甲寅雖已停版，聞太平洋尚擬出版，全用白話，更從積極的新學理方面着想，那更是有聲有色的了。（甲寅中的評論之評論與太平洋中的海外大事評論是很難得的。）論科學的，有科學學藝觀象彙報等種，而以科學為最有價值。而以前二年的科學為更有精采。我常說中國人思想糊塗，決非空言所可改革，的最好，是傳布一點科學知識給他們，若是他們有科學的思想，他們的思想自然會上軌道。因科學的思想是有軌道的思想，我很想科學發達，所以我有三點盼望於科學社的。（一）多做科學方法論，而少有過於專門的東西。因為過於專門的東西，國內中等知識以下的人還看不懂，高等以上的人，大概都可以直接看西文。（這不過就國內現狀方法，不是說過於專門的東西不應該有。）而科學方法論實在是改中國人

「麵塗腦筋」爲「科學腦筋」的利器。不但治科學的人應當知道，就是不治科學的人也應當看，而且容易着懂。（二）專用白話。科學的文章貴乎說理明瞭，一望而可以喚起讀者的興趣。科學上說理的文字，雖然也經著者費了許多苦心做得還好，但是爲中國文官本身有許多多歧的地方，所以讀者看起來還是很費氣力，而且容易生出種種的誤會來。若是用赤裸裸的白話文來說科學的道理，我想一定更要真切明瞭，更可以喚起讀者的興趣。科學社諸君何妨試一試呢。（三）或是專以現在的科學作純作專門以上的參考書用，而另外發行一種科學講演錄，說科學上最新的，而比較起來還算淺易一點的道理，以爲中等知識的人的參考書。我想這種出品傳布科學的效力更要大。我也知道科學社的經費很支絀，但是我一方面望社會上有慷慨的人爲他捐助巨款，一方面也盼望科學社的諸君，趕快着手去做，我們今天要做的學，千萬不要等到明天。學藝的材料樸實，我是很佩服的，觀象叢報以政府機關，而能打破官僚習氣，不染數千年的秘密主義，尤爲難得。不知道我對於科學的有的三條意見，他們也可以仿行一二嗎？論社會思想文學各問。

題的有新青年每週評論兩種。每週評論雖祇一張，而材料的精當，議論的警闢，不但沒有一種日報及得他來，就是許多長篇厚本的雜誌也都及他不來。其中對於國內外的大事，能作有純系的紀載，令讀者一目瞭然，更是難得聽說不久就要改成本小呢。新青年是中國改革事業最新的動機，其議論的澈底，胆量的宏大，真是絕無僅有。他的價值，社會上早已知道。不必我多說，但是我希望新青年的還有兩件事：（一）是多做樸實說理的文章，多介紹幾種西洋的新學說過來。（二）雖然對於現在頑固思想應當極力撲滅，但對於非絕對不可就藥的人，總當與以回頭的路。我們言詞之間，苟能「哀矜勿喜」，那我們革新的事業，更容易推廣得多。以上我對於這派腦筋清楚學理派的貢獻，不知諸公也以爲有可以採擇的餘地嗎？

我對於現在中國各雜誌的批評話大概說完了。但是有人問我辦雜誌究竟應當怎樣呢？我爲了這個問題，也想了許久。我但在把我對於雜誌的意見有幾條，與中國辦雜誌的人商酌商酌。

（一）有一定的宗旨辦雜誌的人不是萬能的，樣樣都知道的；看雜誌的人也不是萬能的，樣

原书缺页

之間，居然銷到幾十萬份。這個方法，我們中國辦誌的人正該模倣纔是。

(三)多設週報。現在文化發達的時代，運輸知識，貫徹主張的利器，莫過於週報。日報出版的時間，太急促，所以除了幾條新聞之外，其餘很難編輯完善；而且每日的新聞，也很難有連貫的統系。月刊相隔太久，使人等得不耐；而且對於大事的評判和記載，不免過遲。惟有週刊一物，可以有以上兩物之長，而無以上兩物之短，所以成效更大。現在中國除每週評論以外，還有新出的時事旬刊，大約也是得了這種覺悟。我盼這類的週報愈多愈好。

(四)趨重批評。批評這件東西，實在是改革思想，促進現狀的妙品。中國人腦筋裏沒有判斷力，所以沒有批評，因為沒有批評，所以腦筋愈沒有判斷力。長此以往，我們中國人真要永遠做糊塗蟲呢！現在補救的方法，就是各雜誌裏多設批評。不問社會上的阻礙，他人的怨恨，批評家總是按着真理，秉公出來說公道話。對於政治方面，總當不為強權同金錢所屈，據實把是非揭出，以指導一般的國民。對於社會方面，總當把一切頑固不合科學的思想，極力撲滅，儆「國民公敵」也都不顧；對於書籍的批評，更是要緊，一面應當把世界上有價值的書籍，

多多介紹過來，一方面將中國現在市僧流氓害人的書籍，一律打倒，免得青年上當。而洋雜誌裏的『Book Review』，日本雜誌裏的『蒲鞭』，枝枝多至數十頁，我們看了他們判斷的能力，與提倡學術的熱心，能不慙愧嗎？

(五)有統系的記事。我每每看到西洋幾種著名雜誌裏的記事，十分羨慕，而我們中國雜誌裏偏是沒有。現在東方雜誌雖有國內外的大事記，但是都是斷爛的朝報，毫無意識。(二卷以前的新青年很有許多國內外大事記是很好的，現在爲體裁所限沒有了；現在有而且好的，祇有每週評論一種。)這種有統系的記事，不但對於國民思想上很有關係，就是對於前面的論說也有關係。(對於政論雜誌尤其要緊。)近年來我翻閱一本雜誌，往往看見前面的論說裏，高談國內外重要的政治問題，大有賈生痛哭陳辭的氣概；而我對於這件事的原委，遇有不曾明瞭之處，常常希望後面有詳細的記載；那知道看到後面，記事一點沒有，所有的祇是香草美人的豔詩，枝離瑣碎的筆記，我真不明著者命意所在呢！所以我勸國內辦雜誌的人，趕快把這些無聊的文苑雜俎去掉，留點精神做些有統系的記事做。

(六) 略加諷刺畫。諷刺畫是改良社會很有用的器具。爲英國的 Punch 等，都是專幹諷刺畫而很有身分的雜誌。其餘若英、美兩國 Monthly Review of Reviews 各種雜誌裏的諷刺畫，都是很有興趣的，但是諷刺畫的宗旨，總要含蓄深而寄託遠，規勸多而詬罵少。所以大戰時代，英、美各雜誌上間有使德國過於難堪的諷刺畫，真有見識的批評家都不以爲然。現在上海也有些人專畫輕薄無聊的諷刺畫罵人，那更是諷刺畫的罪人了。

我以上一番話，我知道讀者編者是有許多早知道了。讀者編者知道而不肯說，而不肯改良，所以我不能不說一番。因爲批評的責任，能夠祇就事論事，而不能問人家心裏知道不知道，所以我辭費的地方，還要請大家原諒。有人問我道：『你專們批評人家辦的雜誌，你們自己辦的新潮怎樣呢？』我說：『我們在學生時代實在沒有能力辦雜誌，但是因爲現在我們中國學問家裏太寂寞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勉任其難。』這番話我們的發刊旨趣書裏已經說明了的，不必再說。我們的志願，總想學一個西洋好一點的 Review 或 Monthly 而不想辦一個中國式的雜誌。然而我們又要讀書又要做文，實在異常苦惱，所以力不從心的地方很多，不完不備的地方也總不免。若是有

